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n abstract composition. It features a large, light-colored, irregular shape on the right side, which appears to be a piece of paper or a canvas. This shape is set against a darker, textured background that looks like a wall or a surface with some horizontal lines and a vertical line on the left.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muted, with shades of beige, grey, and black.

李兴叶 / 著

印记

李兴叶作品集

作家出版社

李兴叶/著

印记

李兴叶作品集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记：李兴叶作品集 / 李兴叶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5063-7685-3

I. ①印…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273号

印记：李兴叶作品集

作 者：李兴叶

责任编辑：方 爻

装帧设计：孙惟静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325千字

印 张：23

版 次：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85-3

定 价：3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的话

本书中收集的小说、散文与随笔，大都是作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业余所作。回忆录部分则是近年撰写。作品数量不多，都还是用心的。这些作品整理结集出版，因觉得尚有保存的价值，从中能看到一些过去年代的印记，也记录了作者的生命历程，多多少少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会有所裨益。

此书能得以出版，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与作家出版社的同志，他们让作者了却了一桩心愿。

2013年12月

目 录

短篇小说

一个普通的星期天	3
“氓”	16
蝉鸣声中	35
楼里静悄悄	50
B市蔬菜紧张	56
九月重阳	64
“市内电话” 间旁	79
家庭舞会	84
“BAC” 的风波	89
春日即景	101
“万元户”	105

散文

买鱼	109
“狗市”	111
读书琐议	117
不死的西门庆	120
先哲的警诫	124
读《贪官传》有感	127
初恋	131
和尚与打闪	136
忆上海解放	142
远去的五八年	147
清明时节寄哀思	156
《文艺报》六十诞辰感言	159
写前辈的命运，品自己的人生	161

回忆录

早年在上海	167
五年一觉红楼梦	256
难忘的“四清”	272
“五七战士”	296
感谢新影	325



短篇小说

一个普通的星期天

“氓”

蝉鸣声中

楼里静悄悄

B市蔬菜紧张

九月重阳

“市内电话” 间旁

家庭舞会

“BAC” 的风波

春日即景

“万元户”

一个普通的星期天

当荒诞的思潮涌来，荒诞的行为便天经地义

—

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1966年8月底或许9月初的一个星期天（你看，就凭这种模糊的提法，就说明它的不重要性）。那一天我醒得很早，很愉快，很平静。躺在床上我盘算着今天的日程表：上午整理内务，下午爱人要来。说到爱人，你们可别见笑，我俩还没结婚，严格说来只能算朋友，不过，我俩的关系早定了，干部登记表上都填了，领导与同志们都了解，故而称爱人也不过分。这次她来，就是商量办那件事的确切日子，商量定了，就上街置办东西。想到这里，我心里甜丝丝的。

也许她还会提出再等一段，等过了这运动。那我就回答：革命要革，婚也是要结的，两不耽误。怕有人说闲话？这我才不在乎哩，长征路上还生孩子呢。生活嘛，哪能一块块分开来。再说经验证明运动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要等过了运动，那就一辈子甬结婚了。想到这儿，我觉得理由很充分，不禁得意地笑出声来，也好像看到她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我，抿嘴一笑，同意了……

三下五除二地把凌乱的宿舍整理好，我上街去理发。这些天开会、学习、参加批斗会、抄写大字报，我简直忙得头昏脑涨，日子也

记不清是怎样过的，反正十多天来我没迈出机关大门一步。今天我可松了一口气。好家伙，外面真亮堂，空气新鲜、视野宽广，吸一口气也是甜津津的。我舒展了下身子，浑身充满了活力，心情好得像在唱歌：“啊，北京，金色的北京，拥抱我吧！”噤噤地我迈开了步。

街上到处刷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我近视，也懒得仔细看。只见来来往往的人，臂上戴红袖章的特别多。红卫兵的兴起我是知道的，不过有些分明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头上的白发是昭然若揭的，难道也算“小将”？虽有疑虑，也不曾细想，走我的路，目标是理发馆。大概是“触景生情”，一边走，思想蓦地跳到前几天在饭厅里听到的新闻：放映员小孙的裤腿在东四被红卫兵剪了，说是破“四旧”，革命行动。听了，我笑得一口米饭都喷了出来。小孙的裤腿是太瘦了，像支毛笔管，平时谁见了都爱打趣，这下可“革”了“命”了。更逗人的是通信员小吴不敢出门了，其实他的裤腿倒不太瘦，不过据说标准是不一样的，这拨认为可以，另一拨还是要“革命”的。小吴的工作又不能老待在家里，急得他到处借裤子……

关于这些传闻渐渐地多了，但我总认其为笑谈，是大不以为然的。直到一天早上听到广播中的“社论”，措辞的革命性与严肃劲儿，好像是针对我这样的人、这样的想法来的。我蓦地一惊，与我的想法大相径庭，把这些行动的原则性提得十分高，不光是支持，而且是倡导，我才认定是要认真对付的，于是马上去学习，去翻书。这也有个缘故，最近我挨了一次批。原委是：近来我对某些做法有些不满（倒不是对运动有抵触），觉得某些对“黑帮”的揭发批判，不够实事求是，常常把对方的言论掐头去尾，引申上纲，还有的搞索隐派的玩意儿，叫人费解，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分。一次小组会上，我“稍许”提了一提我的不安，马上工作队与一些同志对我提出了批评，说是知识分子的动摇性、软弱性，十分严肃与恳切地要我注意“立场”问题。第二天领导又找我，说经过研究减轻我些工作，暂时不要我搞“简报”了，但每天新贴出的大字报还要抄录。我明白这是不信任的表示，觉得有些委屈，但马上想到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狠狠地学习了那篇“社论”。那篇社论的题目就很鲜明，叫《好得很》。以后又有

许多报道社论，我都奉作圣典，费神揣摩其中三昧，看出其中标志着分水岭、试金石的意义，是上面的意思。活学活用，果然立竿见影，我觉得基本上已经跟上了，是属于“好得很”派了……

我走进理发馆，一个四十来岁的胖胖的师傅招呼我坐下，麻利地给我围上披巾，等我取下眼镜，推子便唰唰地推开了。我想：奇怪，他怎么不问我一下要求啊？正在疑惑，那师傅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慢条斯理地说：“上面有规定，现在理发全是一个式样，要不就推光头。”说着，咧了咧嘴，例行地“笑”了一下。

我忙点一下头，算是认可。是啊，革命时期嘛，不能讲究了，我应该支持。我安心下来让师傅推，舒舒服服靠在椅子上。突然，我发现眼前挂镜子的地方那么模糊，黑糊糊，白刷刷。眯起眼睛着力一看，哟，那面大镜子像战争时期防空袭那样交叉地贴着好几道大白纸条，镜面上还用墨汁涂满了字，淋淋漓漓，污秽不堪。我终于认出了那斑斑驳驳的字迹：“不许照你的狗脸!!!”

读完第三个惊叹号，我被惊叹得腰都挺直了一截。一照镜子，人脸就要变成狗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禁偷偷地从白纸与黑字的空隙中照了一照自己的模样，大约因为只能局部地移动，加上墨汁的污垢，脸色确比平日难看，但分明还是一张人脸。这时，那胖胖的师傅又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

“香烟与香皂都不让卖了。”

“喔，喔……”我钦佩师傅的高明，能洞悉人心。

不一会儿，师傅拍打着散落的乱发，轻轻地推了我一把，说道：“齐了。请回家洗头，修面也请自理，吹风嘛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请看，有规定。”说完，指着墙上一张纸，又咧了咧嘴，例行地“笑”了一下，不过抱歉的神情是分明的。我摸着硬得扎手的胡楂，想申说几句，指出这个规定是不尽合理的，但刚张嘴，看到店堂里贴满了的标语口号，想到了那篇社论，马上噤了回来，似乎从梦中回到现实。不应该挑剔，不应该非议，要立场……旗帜……我连声说道：“好，好，应该支持，支持……”走出了店堂。

真悬啊，差一点又迈过了坎，在那“分水岭”“试金石”前败下

阵来……

二

下午，我爱人来了。哟，她变了模样，几乎不相识了，原来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不见了，一张白皙的脸埋在蓬松的短发里，圆形的头颅成了梯形。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露出一些委屈的神色，说道：

“你看，说是封建余孽，今天上午被‘革命’了。”说着摸了摸齐耳的短发。

“怎么，动武了？”

“那倒没有，说是先礼后兵，只要投降，就优待俘虏，让我自己动手剪的。”爱人是某学院留校的青年教师，比高年级学生大不了多少，平时也相熟，故还是以礼相待的。

“好，好，应该支持，支持……”这下我可没冒失，但心里却老大的不愿意。自我与她相识以来十来年了，她一直是两条大辫子，只是越长越粗，越拖越长，乌黑锃亮的都过了腿弯。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那辫梢上的蝴蝶结像活的一样，绕着身子飞，谁见了都要把目光停留三秒钟。我走在边上，常有一种“骄傲”的神情。好，这下……再说，她于浓妆淡抹并不留心，只是对两条发辫看得珍贵，这与封建意识是决不相干的，哪一个姑娘不爱美，只不过一人一个脾性罢了。现在木已成舟，断发难续，我也想得明白，决不再伤她的心，因此连连说：“挺好，挺好，这样精神，也美，也美……”

大约上午被“革命”了，下午思想也开通了，那件大事商量得很顺利，五分钟就达成了协议，还没等我申述完全部理由，她便头一扬说：“这次依你，那就‘十一’前后吧。”看来，“封建余孽”是去得有道理的。

接着，我俩就上街去置办东西了。尽管已经恋爱了多年，但定下了日子总显得异样的喜悦，我与她都觉得这是个幸福的日子，胸中像有一池春水在荡漾。我走在她身边，不知怎么的，觉得她今天走道有

些别扭，不如平时的“仪态万千”。噢，原来是背后卸下了两只“舵”的缘故，不怕，慢慢就会找到新的平衡的。

恋人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什么事都会兴致勃勃地谈个没完，况且我俩又有十来天没见面了。这次谈的主要是运动的事，我把挨批的事也告诉她了。她听了，神情严肃，甚至有些紧张，觉得这是很严重的，要我好好吸取教训，并设法以实际行动来改正上面的印象，要知道政治上犯错误是最可怕的。她平时话比我少得多，但这次却唠叨个没完，还说什么：“你做事不能光想到自己，还有我，以后还有家，还会有……”说着嗔怪地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意味深长，看得我甜酸苦辣的滋味全尝了，好像我已经犯下了严重错误，觉得对不起她，对不起“家”，对不起那没影儿的“还会有……”。我颌着首，像是痛心，像是悔悟：“我以后一定注意，注意。来，给你买西红柿去。”

我爱人特别爱吃西红柿，别的水果倒平常，西红柿只要凉水一冲，一擦，她就能进口。因此，只要是季节，我总要给她买西红柿，尤其是她不高兴或装作不高兴的时候，我总要找西红柿来帮忙。

路边就是一个大菜场，货架上那鲜红鲜红的西红柿摆得满满的，真诱人。我对售货员说：“同志，称两斤西红柿！”那售货员瞟了我一眼，理也不理。真岂有此理，这人怎么这个态度，我倒要仔细端详端详。我扶了扶镜架，看清楚这是三十五六岁的一位瘦削的女同志，刀条脸，薄薄的嘴唇，抿紧的嘴角显得很精明，臂上戴一个红袖章，认不清上面什么字。“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啊！”正在寻思，爱人见我叫不应，便上前一步，和气地招呼她：

“同志，请称两斤西红柿。”

“什么西红柿、西红柿的，是‘四旧’。早改名了，现在叫东红柿！西还能红，只有东才能红！这道理还不懂，亏你们还是知识分子。”她不屑地盯了我们一眼，干脆利索地讲出一番大道理，训了我俩一顿，并且目光尖锐，一下就认出我俩是知识分子。

爱人惊讶地望着我，有些茫然。我抬了抬眉毛，对她扮了一个鬼脸，逗得她也笑了，但神情还是有些紧张，忙回头对刀条脸说：“对不起，同志，我们不知道改名了……那就来两斤东……东红柿吧。”

出了菜场，我哈哈大笑起来，爱人轻轻捶了我一下：“还笑，我都出了一身汗。”

“别紧张嘛，不是只挨了几句训，西……噢，东红柿不是买来了吗？……妙，东红柿，改得妙，有想象。”

我越想越觉得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有一种规律、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影响、控制每一个人，像传染病一样。不，这个比喻太不恰当，只取其神似的意思。我得赶快学会这种思维方式，不然要掉队的。这一认识发轫于被赶出“简报组”，经过理发馆，在“东红柿”上渐渐成熟了，仿佛悟到了真谛。我便马上把心得体会向爱人输出，她像往常一样又一次为我的深刻而投来一瞥敬佩的目光。

三

东西置买得还算顺利。我俩要求都不高，又打定一切从简的原则，买的只是些必需品。再说，现在正是革命时期，一切惹人注目的新巧鲜艳的商品都收起来了，故而挑选的余地就更小。只有一桩事叫人费神，每家店铺的橱窗都是一样的布置，红的书，红的画，红的标语，有的门柜、柱子都漆成了红色。我这近视眼，看起来就像印象派的画，一片红色，模模糊糊。每家店铺卖的是什么货，从橱窗是断然看不出的。因此，也走了许多冤枉路。

时间过得真快，到晚饭的时候了。附近有个餐厅，很不错的京味菜，还有整的零的烤鸭卖。我邀爱人去尝尝，她来北京好些年还没尝过烤鸭呢，今天是定下那件事的好日子，更该庆贺一番。爱人平时是很节约的，今天也觉得不平常，同意了，但叮嘱是不可多花钱的。我应道：“明白，我俩来四分之一只烤鸭，再添一个菜就行了。”马上，我给爱人描述起烤鸭的香脆可口。爱人突然问我：“现在这个时候，还会卖烤鸭？”

“吃鸭子总不能算‘四旧’，鸭子养着总要人吃，不见得都养老，我看不会……三年困难时期还供应呢，只是少一些罢了。”

我虽然这样说，但心里也打鼓，现在的事……连西红柿都改了名，因此……

哎！餐厅到了。灯亮着，门开着，影影绰绰有人进出，看来还是照常营业。我松了一口气，高高兴兴拉着爱人就往里走。突然，旁边伸出一条胳膊挡住了我的去路，定睛一看，有三四个年轻人站立在大门两边，一色的军便服、黄军帽，腰束宽皮带，臂缠红袖章，十分神气、英武。一个高个的青年人问我：“干什么的？”

“吃饭。”我顺口回答。

“什么出身？”

“问我的出身？……”我迟疑了一下，不知怎么回事，但清楚这不是开玩笑，是要严肃对待的，“出身工人阶级。”

他听了，挥了一下手，示意让我进去。我回头招呼爱人，她又给拦住了。

“什么出身？”

“职员。”爱人怯生生地回答。

“职员！”那青年偏了一下头说，“职员属于小资产阶级，知道吗？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没有本质的区别，知道吗？”

“要转化的！”边上一个小伙子提高了调门，插了一句。

我爱人有些紧张，脸色也变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虽然还没弄清那些高深的理论，还是马上抢着说：“我们是一块儿的，我出身是工人阶级！”

高个子瞪了我一眼，停了片刻，终于手臂一松。我拉着爱人就往里走。背后却传来了几个小伙子的声音：“阶级投降……”

“真是合二而一……可耻！”

偌大的餐厅，不像往常那样熙熙攘攘，仅有几个顾客，显得冷冷清清，别看人少，都是受过审查的，因此政治上是可靠的。我拉爱人坐下，她的手又冷又潮。她本来胆小，又没有思想准备，这一突然袭击，可把她吓着了。再说一下子升级为资产阶级，万万没有料到，这可不是随便一句话，这种时候凭着这句话，就可以对你采取“革命行动”。

我忙着抚慰她，掏出手绢擦着她的手。她的眼睛露出了埋怨的神色，似乎说：“全是你拉我来，还吃什么烤鸭，四分之一……”

“没事，没事，既来之，则安之，鸭子还是要吃的。”我擦着自己头上的汗（说实在我也有些紧张），勉强地说笑着，爱人的气色也渐渐平和了，还嗔怪地笑了一下。

正在这时，噤噤噤地走过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齐刷刷的小抓髻露在军便帽外。她俩在我们座位前一站，随手打开了语录本，琅琅地就念了起来：“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念完，本子一合，直盯盯地俯视着我们。

这场面我从未遇到过，也不知对策，处境极为尴尬，只得抬起眼睛仰视着她俩，因是戴了一副眼镜，“四比四”，暂时是平局。但心里明白，这个平局是马上要打破的。这次是爱人来救驾了。她一言不发，拾起东西，站起身来，悄悄地拉着我就往外走。

“贪污……铜板……犯罪……真是与鸭子有什么相干，只四分之一……”我一面嘟哝着，一面跟着爱人匆匆“逃”出了这家很有风味的京菜馆。

走出一段，两人才渐渐平静，不约而同地互相望了一眼，又“哈哈”“格格格”地笑出声来。这笑声从何而来，说实在，真不知道。尽管笑了，但胸口像是塞进了一把茅草。

“怎么办，生计问题总要解决，再找一家吧！”我说。

“算了，算了，你成分好，我可不愿受审查了。”

“你放心，这次侦察好再进去，刚才太冒失了。”我肚子饿得咕咕叫，走得又累，又吃不上饭，总不甘心。

我终于发现一家餐馆，门口没有岗哨，走近往里张望，也没有异常情况，真是世外桃源。我便招呼爱人进来。原来这是一家西餐馆，楼上用正餐，楼下是小吃，出售面包、牛奶等简易食品。我俩在楼下找个桌子坐了下来。现在，总算吃上了饭，也能歇一会儿了。我要了两杯牛奶，一些夹肉面包，不一会儿就端上来了。爱人呷了一口牛奶，突然问我：“你说，刚才的事，他们做得对吗？”

“嘿嘿……不好说，原则上应该支持他们……矫枉必须过正嘛。”

“那么，又是我们错了，可错在哪里呢？……”爱人在沉思。

“错在……”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真难，要立场……旗帜……真要受一番磨炼。”我用坚定的语气作了小结性的发言后，用同样的坚决咬了一口夹肉面包。

忽然，一阵喧哗，乒乒乓乓，门口冲进来六七个青年男女，打扮与京菜馆遇见的相同，这回打头的是位十分俊秀、不到二十岁的姑娘。这位姑娘有些面善，但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目光一扫，转身噔噔两步就上了一张桌子，正冲着我俩开始了演讲：

“地主、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这‘起士林西餐馆’是崇洋媚外的黑据点，是帝、修、反的‘第五纵队’，我们今天要造它的反，彻底把它砸烂……”声音清脆得像银铃，表现力十分强。突然，我想起来了，这位姑娘我不光见过，还看过她的演出……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参加过一次诗歌朗诵会。这朗诵会是共青团区委举办的，主题是向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同志学习，参加的全是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会场坐得满满的，舞台上灯光照得通明，蓝色的天幕上映照出雷锋同志的画像。一位体态匀称的姑娘在掌声中大方地走向台口。她穿着雪白的短袖衬衫，一条湖绿色的裙子，一枚金闪闪的团徽别在胸前。她那长长的睫毛闪动了两下，就朗诵起著名诗人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

她朗诵得多么好啊，感情深厚又朴实，真挚又强烈，仿佛不是用声音在颂扬，而是用心、用热血、用青春、用纯洁的爱来倾诉胸中对英雄的崇敬，来表述自己火一样的热情与决心。她的朗诵深深感动了观众，一种崇高的情操在每个人的心底升起，又激荡在宽敞的大厅中。

我取下眼镜，擦着湿润了的眼睛，久久不能平静。边上一位灰白头发的中年妇女，也兴奋地擦着眼睛，嘴里不住地赞叹着：

“真好，小红，真好……”

“您认识她？”我不揣冒昧地忙问。

“是我的学生，‘三好’生，学雷锋的标兵。”

“噢，怪不得朗诵得这么好……”